



东京上空 30 秒

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

[美] 泰德·威廉·罗森 著

Ted W. Lawson

朱沉之 译

东京上空 30 秒

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

献 给

比尔·法罗、迪恩·霍尔马克、乔治·巴尔、鲍比·海
特、查斯·尼尔森上尉，

哈罗德·斯派茨、威廉·迪特中士

以及唐纳德·菲茨莫里斯和雅各布·德夏泽下士

他们未能归来，愿上帝保佑他们

前 言

珍珠港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的一天,两位美国空军军官坐在华盛顿一家宾馆的桌子旁。其中一位是上将军衔——身材高大,面色红润,体态威武,头发花白。另一位是中校军衔——身材矮壮,略显邋遢,神情热切。

中校向上将一连说了两个小时,还在桌布上描描画画。上将对中校的话先是抱以讥讽的大笑,之后他便静静

地听了下去。他把椅子往前靠了靠，听得愈发仔细了。

终于，上将一拍桌子。“我的上帝，你一开始说的时
候，听上去确实疯狂，”他说道，“但我觉得你可以做到。我
会替你争取，帮你把一切准备工作筹划停当。我敢肯定，
这可以使整个国家为之一振。”

这位中校靠在椅子上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。正
当他咧嘴大笑时，上将朝他摆了摆手指，警告道：“但你给
我听好了，你这个混蛋——等你真的把东京给炸了，就赶
紧回到华盛顿来，赶紧去工作！”



下面，便是这一行动的一位参与者的故事。

前 言

珍珠港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的一天,两位美国空军军官坐在华盛顿一家宾馆的桌子旁。其中一位是上将军衔——身材高大,面色红润,体态威武,头发花白。另一位是中校军衔——身材矮壮,略显邋遢,神情热切。

中校向上将一连说了两个小时,还在桌布上描描画画。上将对中校的话先是抱以讥讽的大笑,之后他便静静

地听了下去。他把椅子往前靠了靠,听得愈发仔细了。

终于,上将一拍桌子。“我的上帝,你一开始说的时候,听上去确实疯狂,”他说道,“但我觉得你可以做到。我会替你争取,帮你把一切准备工作筹划停当。我敢肯定,这可以使整个国家为之一振。”

这位中校靠在椅子上,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。正当他咧嘴大笑时,上将朝他摆了摆手指,警告道:“但你给我听好了,你这个混蛋——等你真的把东京给炸了,就赶紧回到华盛顿来,赶紧去工作!”



下面,便是这一行动的一位参与者的故事。

序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从一开始就是这场冒险的参与者,直到今天仍是如此。泰德·罗森和我相识于洛杉矶城市学院。当时,他白天在那里学习航空工程,夜里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绘图部门工作。教员弗兰克·特鲁布拉德向泰德提出建议,如果他想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,就应当加入陆军航空队,做一名航空兵学员。他成功考

取,并于1940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塔玛利亚的汉考克空军基地开始受训。他于1940年11月15日取得了文凭和飞行执照,成为1940届G班的一名毕业学员。

泰德受命加入了第十七航空队第九十五飞行中队,驻扎于华盛顿州麦科德空军基地(McChord Field)。在此期间,他有一段时间需要仔细思考,以决定是继续在军队发展,还是到一家飞机公司从事绘图的工作。我们在那年九月已经订婚,但我继续在洛杉矶匹克大道的希尔斯百货公司上班,和泰德通过邮件保持联系。因为泰德的工作需要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,他在哪一个地方都待不长久,于是我们一直都未能安家。

我们终于在1941年9月5日结婚。我从洛杉矶乘了一班晚上的飞机前往俄勒冈州波特兰市,然后转机前往华盛顿州斯波坎。泰德跟他的两个伙计鲍比·格雷和弗兰克·格拉布来机场接我。我们三人开车走了没多远,就跨越州境来到爱达荷州科达连市。泰德和我从一个睡眼蒙眬的法庭职员手里领了结婚证,然后再找到当地的治安法

官。我们在午夜前夕正式成为夫妻。格雷和格拉布是我们的傧相。

两天以后,第十七航空队便前往南方,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进行演习。泰德的母亲在我们结婚后第二天到达斯波坎,我便开着泰德的 1939 年款别克轿车回到洛杉矶。我们知道,这一别就至少是三个月的时间。我们又开始通过信件联系。

12 月 5 日,泰德到达玛琪空军基地。我事前没有得到通知,好不容易才挤出足够的时间,驱车八十英里前去看他。我们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,然后在利维赛过了夜。第二天,我们去洛杉矶看望他的母亲,计划怎样度过他这个月的休假。星期天,也就是 12 月 7 日,早晨,我们在好莱坞大道的口哨猪餐厅吃了早饭,正要从餐厅出来,就听见广播里突然响起“珍珠港遇袭……所有军人立即回基地报道”的消息。这是多么大的打击!我们和他母亲道别,便驱车返回玛琪基地。我们在车上听了罗斯福的广播演说,然后泰德便乘坐飞机回了麦科德。又是一别。

随着年终将近，陆军允许军嫂们到麦科德与丈夫团聚。泰德和我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开了个房间。多年之后，旅馆老板的小儿子还记得，泰德每次早晨五点起飞去进行反潜巡逻，而任务执行完毕返回时，又都会从汽车旅馆的顶上低低地飞过。我记得陆军允许我们在基地的树林里选一棵圣诞树。泰德开着车在树林间穿行时，突然停下车，双手举过头顶，跳了下去。一名宪兵已经举起了步枪。我们并没有听见停车的命令，好在泰德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他。基地的安保十分严密。

圣诞夜，泰德在华盛顿州伊尔韦科实施了一次带弹迫降。我开始逐渐明白，嫁给一位空军飞行员是怎样的感受。元旦那天，中队转移到了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陆军航空兵基地。泰德开着那辆别克车，载我到了那里。我们非常喜欢哥伦比亚河畔美丽的景色。在彭德尔顿，天气逐渐恶劣。男人们都很不满，因为他们无法飞行，几乎一个月都没有拿到飞行津贴，而这对我来说却再好不过了。我们有机会滑雪、旅游、参加基地周末的舞会。我还在当地寻

找住处。幸运的是,有一家姓布兰特利的本地家庭,儿子刚刚参军,我便在他们家找到了一间空房。布兰特利一家和我们一直维持着这份友谊。

当中队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时,泰德和我再一次道别。泰德说我可以开车前往哥伦比亚陆军航空兵基地。帕蒂·吉尔伯特,另一位航空兵部队的空嫂,和我一早就从加利福尼亚的巴尔斯托出发,分别开了两辆车,走六十六号公路。刚出城,在过桥的时候,守桥的卫兵命令我们关闭汽车大灯,转向东面以后才可以打开。圣塔芭芭拉的海岸上发生了炮战,现在正实施灯火管制。我们决定在过了密西西比河之后先和我们的丈夫确认一下。开车那么多小时,我们既疲劳又孤独。格拉布在“来访军官宿舍”接的电话,叫我继续往南,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基地,泰德已经转到了那里。帕蒂和我便分开了。

当我迟迟没有到达时,泰德驾机从头顶飞过,寻找我的踪迹。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以北,一个农民把车停在公路右侧,回头看见我过来,就直接把车开上了我的车道。

我刹车不及，撞上了他的旧车。我那辆车的右前轮因此损坏。他抄一条小道扬长而去。我勉强把车慢慢开回了刚才加油的一个小镇。那里的机械工将车轮扳直，换上了备胎。但开了几公里之后，备胎又瘪了。夜幕渐渐降临，一位司机看见了我手电的光，于是停了车。他说他可以叫前方警局派人来支援。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损坏的轮胎换回去。前往蒙哥马利的路途实在漫长。我住进惠特尼宾馆，然后给泰德打去了电话。

我第二天到达艾格林时，得知泰德主动请缨，即将参与一项秘密行动。他说他需要出国三个月，期间不会有任何消息，我也无法与他联系。多特·格林和我决定，这段时间在美特尔海滩度过。我们在海边租了一间小屋。金妮·希尔格和她的两岁女儿珍妮也很快和我们住到了一起。

时间过得很慢。我们听着广播，给家人和朋友写信。我在一本笔记本上给泰德写信，等他回来的时候交给他。陆军没有透露一丝袭击的细节，主要是考虑到要确保那些

仍在中国的人员安全。但是,报纸的头条提到了军方出动 B-52 轰炸机袭击日本。

泰德的母亲于 1942 年 5 月突发中风,于是我回到了家里。我们通过小道消息,听说泰德的中队将留在中国,与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一同战斗。5 月 21 日,泰德的母亲收到吉米·杜立德寄来的一封信,信上说泰德在战斗中受伤,正启程回家。梅米的医生建议不要给她看见这封信,因此在回到洛杉矶之前,我都对此毫不知情。罗森太太左半身瘫痪,无法言语。她用眼神求我把她从护理院接回家。我只好作了相应的安排。

之后,杜立德将军打来电话,问我是否愿意前往华盛顿,与在沃特·里德陆军医院接受治疗的泰德团聚。当将军前往医院探视他时,泰德说希望先恢复健康,安装义肢,然后再与我相见。此外,他知道我已经怀孕,以为我不能旅行。但杜立德告诉他,已经给我寄了一封信,而我正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。我没有花多少时间准备。在离开之前,我把大部分情况都告诉了泰德的母亲。

泰德在沃特·里德医院康复期间,我们结识了许多一辈子的朋友。吉米·杜立德便是头一个。他第一次探视时,鼓励我们应当保持头脑和身体的忙碌。我仍记得他的那句话——“有落才有起。”著名飞行员本尼·霍华德在一次飞行时因螺旋桨脱落而失去了一条腿,他也成了我们的好朋友,而且还帮助泰德重建信心。第十七航空队的不少人都前来探视,并且交换了不少故事,其中有一些被鲍勃·康西丁收入了书中。我不会忘记汉克·米勒(后来成为海军少将)。当他前来探视时,泰德建议我出去走走,好让他们俩单独谈谈。我当时并不知道汉克与空袭行动之间的关系。泰德自1942年4月18日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之后,就一直没有见过汉克,他们有许多秘密要交换。多年以后,汉克特意请我们到他指挥的汉考克号航空母舰上吃饭。

随着泰德的身体渐渐康复,他让我给他带一本笔记本。他想把自己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。他特别希望美国人民能够知道,中国人民冒了巨大的风险,拯救了多位空

袭执行人员的生命。他对一位在报社供职的邻居说,他希望找一名作家,帮助他讲述这一故事。邻居为泰德介绍了鲍比·康西丁。泰德和鲍勃一见面就感到了彼此之间的默契。鲍比很快就写了一些东西,交给科里埃出版公司的总编辑查尔斯·科尔巴赫坎。因为政府并没有发布任何关于空袭的新闻,鲍比虽获准撰写这一故事,但必须保持秘密,直到战争部批准方可让故事问世。

科里埃出版公司取得了最初的版权,接着金氏电影、兰登书屋、米高梅电影公司也参与进来。空袭的消息直到一年之后才解密,目的是防止日军打击报复曾经提供帮助的中国人和传教士。泰德和鲍勃将书中的真实姓名和地名作了改变,以对他们进行保护。

在泰德的要求下,国务院在中国找到了陈医生,并将他接到美国接受医学培训。我们希望为他的学业提供资助,但得知我国政府已经作了相应的安排。陈医生在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接受培训,受到国会接见,并在洛杉矶总医院实习。回到中国以后,他扩大了父亲医院的规模,而泰

德就是在那里获救的。不少传教士家庭和澳大利亚护士玛丽·安德鲁斯都成功地离开中国，他们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。

泰德收到了许多信，我也尽力回复。泰德从沃特·里德医院出院，并受战争部委派，要前往智利圣地亚哥进行公事访问。此前，他在米高梅电影公司花了三个月时间，帮助达尔顿·特伦波完成了电影剧本，而该片直到1944年才上映。他还帮助制片人萨姆·辛巴李斯特挑选演员，并提供了自己搜集的空袭照片。

在此期间，我在伯利茨语言学校学习西班牙语，同时忙于采购家庭用品，因为我们准备在圣地亚哥住三年时间。在第一年岁末，泰德又回到沃特·里德，接受进一步的手术。埃莉诺·罗斯福就是在此时邀请他前往白宫，由此引发的一段友谊，持续到她逝世。当然，这是题外话了。

泰德请求调职，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他被派往玛琪基地，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。1945年，他决定退伍。

退伍之后的泰德也取得了事业的成功。我们三个